

群众出版社

司徒川系列侦探小说集

汤保华 著

蓝十字



蓝 十 字

——司徒川系列侦探小说集

汤保华 著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 祝燕君

蓝 十 字

——司徒川系列侦探小说集

汤保华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15 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947-1/I·325 定价：5.20元

印数： 0001—6000

内 容 简 介

黑石头度假村暴出一桩杀人案。刺在死者汪秋云左肩部的蓝十字和被凶手抢去的一张合影照片，是现场留下的惟一侦破线索。在死者葬礼上发现了皇冠大酒家旅社部分部经理肖玉山的奇怪踪迹，从贵山老爹坟里掘开了近20年的秘密，使一对患难兄弟自相残杀的惨案真相大白。

花庄民俗博物馆保卫员突然被杀害了，在侦察隐匿在新宇电子商场的犯罪集团的过程中，又引出花庄主人孙一阳一家浮沉衰荣的家史以及一个屈死贫家女子秀珠悲惨的爱情故事。两个“案底”的延伸，使案情扑朔迷离。

《蓝十字》和《红色庄园》两部作品，对公安侦察员司徒川以及助手们才智、形象的描写和塑造，读后确让人称绝叫好。

目 录

评汤保华的侦探小说.....曾镇南(1)

蓝十字.....(21)

红色庄园.....(179)

评汤保华的侦探小说

——兼论侦探小说与大侦探形像的塑造

曾镇南

一

汤保华是近两三年才引起全国文坛瞩目的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一生中的二十四秒》、《大地坐标》、《洪荒时代》、《太阳》、《篝火》，都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91年7、8月合刊号上的近作《太阳》，取材、构思十分独特，主题庄严宏丽，语言简洁雄奇，充满了揭示人生真谛、透视人性底蕴的力量。短短的文字，写得那么富有诗意，写得那么深，那么热，那么美，成了一曲大自然和人生的辉煌礼赞，的确是近年来罕见的短而有力的佳作。记得当年我读到何士光的《乡场上》，有一种感到遇着了笔力非凡的优秀作家的兴奋，几乎不能自抑地操笔为文予以鼓吹；这次读到汤保华的《太阳》，也有类似的兴奋感。我敢断言，汤保华是继何士光之后，必将蜚声文坛的大有希望的贵州作家。他的才华正如他笔下描绘的海上初阳，刚刚吐射出金色的光芒。我们是可以对他寄予较高的期望的。

《太阳》由三个关于太阳的小故事组成。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刑侦队长李原讲述的。他心中难忘的太阳是一个沉重的太阳，是他在追捕两个携枪抢劫储蓄所的逃犯的过程中发现的。在追捕中，战友老潘的牺牲使李原仇恨烧心，发了毒誓，一定要把两个逃犯乱枪击毙。当两个逃犯被包围在一个山洞中时，李原有意不下令喊话警告；当其中的一个逃犯冲出山洞投降，边跑边哭叫救命时，李原有意不下令用火力封锁洞口，他要让洞里的杂种开枪打死洞外的杂种。就在这时，太阳出来了，照亮了那个冲出来投降的小逃犯的脸，“那才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家伙，一脸的泪。”李原在瞬间下令用火力封住了洞口，救了那个小家伙一命。这是一个由仇恨向悲悯突转的故事，它有力地揭示了人民卫士能憎能爱、有情有理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强大的人格力量。李原的复仇心理是合情的，但不尽合于理；李原的悲悯心理虽然有违他为战友老潘复仇的初衷，但却合于更宽广更高尚的情与理。沉重的太阳在瞬间所照亮的，不仅是小逃犯脸上的泪，而且是人民卫士李原宽广的心胸、高尚的灵魂、激荡的情感。在这样一个追捕逃犯的细节中，竟凝聚了这样丰富的人性的内涵，这是多么不俗的手笔！

正是这样不俗的手笔，吸引我去涉猎汤保华小说创作的另一个侧面——以刑侦队长司徒川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展开的艺术世界。我欣喜地发现，在这个被归入通俗文学的文学品类里，汤保华也有他不俗的表现。他的侦破小说，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较深的人生启示，较丰的人性内涵，同时又展现了人民卫士在侦破领域里表现出来的智慧风貌和科学态度，悬念迭出而又脉络清晰，奇崛险怪而又合情合理，文

字也干净利索，有很强的代入感和解惑力。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两个小长篇《蓝十字》和《红色庄园》，以及七、八个中篇，感到一种酣畅淋漓的阅读的快乐。这样的侦破小说，有一定的娱情遣怀的作用，可以满足大众健康的精神自娱和放松的需要。同时又在不知不觉中给人以人生的启迪，在道德和智慧方面大有裨益——而这种寓教于乐、高雅于俗的文学品格，不正是人们期望于侦破小说以及更宽泛的公安文学的吗？研究一下汤保华的侦破小说，对于探讨侦破小说以及更宽泛的公安文学的艺术构成因素、创作规律等等，是会有诸多启发的。

二

汤保华的侦破小说创作，从1985年就开始了。我虽然没有读到他这方面的全部作品，但仅就已读到的篇什来看，这个以司徒川为主人公的系列侦破小说，并不是一个凝固、重复的系统，而是有变化、有发展的。大致说来，发表在1990年的《蓝十字》和这次发表的《红色庄园》，无论在作品的立意、故事的规模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带有较新的特点，标志着汤保华的侦破小说进入了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阶段；而此前大量的中篇侦探小说，则属于他的侦破小说创作的前期阶段。我们的考察，就从他前期的侦破小说开始。

在这一阶段，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金手铐》、《森林公园奇案》、《五个哑证人》、《绝望的金字塔》、《血字》、《乌龙河血案》、《黑窝里的搏斗》、《无头案》等。在这些作品中，《金手铐》叙述的是司徒川当上刑侦队长后第一次独挡一面侦

破古墓被盗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和他的助手杜鹏、小龚、小李一样，“都还是头一次领略他的侦探风格”。而到了《无头案》叙述的侦破铁路高架桥下的谋杀案的故事里，司徒川的侦探风格、破案思维已经发展得很圆熟了。他作为一个屡破奇案的侦破英雄的形象，也在每一次出场时作家从不同侧面打在他身上的艺术“追光”的照射下基本上凸现了。如果把从《金手铐》到《无头案》的这些作品视为一个有脉络可寻的发展过程来看，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汤保华的侦探小说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格。它的主要的思想艺术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以改革、开放的时代为背景的。发生在这一鲜明的时代背景下的侦破故事，不能不具有严峻的警世意义。在《绝望的金字塔》开头，司徒川看到市区街面上经济活跃、繁荣的景象，感慨地对杜鹏说：“一方面，是经济搞活了；可另一方面，嗯，有些人在拼命地追逐金钱。”因为追逐、攫取金钱而铤而走险地犯罪，这在司徒川所侦破的疑案中占了绝大部份。请看，某市外事办副主任的儿子郭逸及其女友——历史系女大学生黎菲，为了满足对金钱的欲望，精心策划了盗墓案（《金手铐》）；乌龙寨看守逃犯宋魁的民兵家旺和家雄，为了攫取逃犯携带的两万元，各怀鬼胎，执法犯法，家雄死于家旺枪下，家旺最终也落入法网（《乌龙河血案》），鱼口村的村长兼支书，竟成了倒卖银元和毒品的主犯。为了金钱，他在野马山槽杀死了同伙“黑皮”，撕下了自己“一副老实模样”的伪装（《黑窝里的搏斗》）；贫寒人家的孩子王少华，变得贪财而且胆大妄为，不仅以凶残的手段杀害了推销员邱龙，而且伪造现场，嫁祸无辜，落网了还狂跳乱

骂(《无头案》)；金钱还象邪恶的魔鬼，潜入很多宁静的家庭，毒化了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给恶人造成可乘之机。沈慎、韩丽萍两口子贪图钱财，打起父亲沈雨田的主意，半夜三更翻箱倒柜，偷钱没到手，反而差点成了杀害沈雨田的凶手徐军的替罪羊。而干部子弟徐军，外表漂亮内心阴险，既是金钱的奴隶又沦为金钱的殉葬品(《森林公园奇案》)；另一个有钱的老人柳旬，在患了癌症时，受到两个贪婪的儿子和一个更贪婪的学生的勒索，愤而自杀，并自己造成被毒死的假象，引导公安人员查出了那几个被金钱役使的精神杀人犯(《绝望的金字塔》)；某经理陆炳炎，再婚仅一个月，就被新婚妻子赵丽娜串通见财起意的奸夫周刚杀害，这对狗男女计划逃往海外过“幸福的生活”，结果却不得不用自己的血来偿还那个用死者的血写下的“血字”(《血字》)；即使在因奸而杀的疑案里，作为故事副线的两个盗窃文物店的罪犯，也起着特殊的作用。他们几乎成为真正的凶手陆洲的护身符(《五个哑证人》)！……总之，在这些侦破故事中，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成了万恶之源。当年，伏契克在绞刑架下说：“人们啊，你们要警惕！”他提醒人们警惕法西斯野兽的暴行，警惕他们对世道人心的毒化；司徒川和他的战友们在进行一次次特殊的战斗时，也在向人们呼吁：“人们啊，你们要警惕！”不过现在要警惕的是金钱！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也能带来灾难的金钱！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得更频繁的考验！

当然，侦破小说作为具有特殊功能的文学品种，它的故事的主体，并不以概括广阔的社会生活现象从而揭示这种或那种人生教训见长，而是注重侦破案情的曲折的、趣味的、蕴含奇智的过程之表现。作家进行艺术描写的腕力，可以不放

在故事本身的警世意义上；但作家在结撰这类侦破故事时，却不能没有这种发自天良的警世立人的用意，却不能没有这种悲悯人类，改善人生的决心。有了这种高尚的存心，为文就会有美善的立意，取材乃至具体的艺术描写就会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作品的格调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侦破小说乃至一般的公安文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侦破小说乃至一般的公安文学作品所处理的题材，是人类中的犯罪现象，尤其多的是暴力和色情。稍有不洁之念和媚俗之意，就会变严肃的描写为下劣的宣示。这是我们在某些侦破故事中不难看到的。但是汤保华的侦破故事和一切这一类下劣的作品划清了界限。他笔下的司徒川形象，充满了峻烈的正义感，有着一颗纯洁的道德心。他写的侦破故事，是疾恶如仇、除恶务尽，完全戒绝了暴力和色情的描写的。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表现出这个作家高尚纯洁的素质。

在关于侦破故事乃至一般的公安文学作品的议论中，无论作家或评论家，几乎没有人会给暴力和色情的宣示留下合法的位置。戒除暴力和色情，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只要涉猎一下这类作品，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是一个似易实难的、影响这类作品思想艺术质量的大问题。在不少作品里，暴力和色情常常被从大门轰出去，却从小门又溜了进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现象是不少的。可能有的人认为，侦探故事乃至一般公安文学作品，不来点打斗、凶杀、色情、怎么能抓住那些围着小书摊的大众读者呢？也有的作者本身就有些心术不正，低级趣味，你要他戒绝恶劣描写，他会觉得你装正经、假纯洁，他搞这个东西是有点瘾的。所以他明

里暗里，非弄点肉麻的场面，下流的对话不可。所以有一阵子，这种恶劣描写几乎弄得“滔滔者天下皆是”了。汤保华在写侦破小说的六、七年间，一直坚持与下劣之作保持可贵的距离，这是不简单的。

那么，汤保华用什么取代暴力和色情，成功地吸引住读者呢？这就必须谈到他的侦破小说的第二个特点了，那就是，他通过司徒川的卓越的破案活动，写出了一种迷人的、启人心智的侦破风格。侦破小说的主要的艺术功能之一，是精确细致地描写出人类在探究扑朔迷离、盘根错节的罪案的真相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揭示出人类在犯罪和惩罚的对抗性角逐中表现出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规律。在这方面，侦破小说家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汤保华很好地掌握了侦破小说这一特殊功能，他的侦破故事，充满了智慧。司徒川的侦破风格，主要地就是这样侦破智慧的结晶。

在汤保华的侦破小说中，司徒川的“侦破风格”的独特性，既不表现为所谓“计算机时代”或“电子时代”那种高、精、尖的科技色彩（作案与破案成了高科技的较量）；也不表现为某种神秘巨探的天纵神智。当然，作为作家精心塑造的屡破奇案、大案的大侦探，司徒川是有超凡群伦的智慧的；在破案过程中，他的灵感思维、顿悟思维也常闪烁异彩，不乏福至心灵、神机妙算的“神来之笔。”但是，由于作家始终把他当作活生生的，与人间烟火须臾不离的人来刻画，而没有把他神化（作家把他处理成下乡知青出身的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侦探）。因此，司徒川的侦探风格，是异常朴素的，是充满了实际生活的辩证法的。反映这种侦探风格的侦探行为，主要表现为：

1. 锐而细致的观察。任何案件的发生，不论作案者如何诡诈，总是作案者利用一定的器物，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作用于被害或被窃的对象上，因此，一定会留下种种蛛丝马迹。这就成了引向作案者的客观存在的线索。此线索是客观的物，是可供侦破者寻觅、发现、观察、分析的。侦破案件的第一步是侦察，也就是敏锐的、寻觅性的、搜索性的，尽可能详尽无遗的观察。例如，在《金手铐》中，司徒川对盗墓群现场皮鞋印和泥土的观察，是精细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从这种观察中，他排除了充当盗墓工具的农民是主犯的可能，也确定了墓葬品占有者利用机动车转移赃物的事实，并为鉴定倒卖文物者、司机许天发与盗墓者并非一伙预留了确证。在《无头案》中，司徒川对死者背上蹭的灰，对铁路高架桥的观察，为破案奠定了基础。在《乌龙河血案》中，司徒川对罪犯家旺头发里的碎屑和紧闭的眼皮下眼珠的转动的观察，也是细入毫芒的。可见，敏锐而细致的观察是司徒川侦破工作最可靠的基础，是他的破案奇智的物质支撑。他不是天生的神探，而是睁大了眼睛观察事物的有心人。“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工作准则的著名格言，实际上也是司徒川在侦破工作中奉为圭臬的。

2. 模拟试验与化装侦察。这两者其实是一种曲折的观察，是个人直接观察的特殊方式的延伸。在任何侦破过程中，侦破者个人的直接观察，虽然是破案的初阶，但这种观察所能达到的广度、深度，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司徒川使用特殊的观察手段，即模拟试验与化装侦察。模拟试验是以模拟的方式，再现作案过程中某些关键性的细节或场景，以便

观察到直接观察所无法发现的已经消逝的动作、声音、氛围，为分析案情提供更多的依据。如《金手铐》中让农民辨认汽车声的试验，使司徒川间接观察到案犯转移赃物的情景。《森林公园奇案》中司徒川让杜鹃用尼龙绳勒自己的脖子，然后在对勒痕的仔细观察中发现凶手是特殊的左撇子。《五个哑证人》中杜鹃模拟被害者黎云作套瓷人游戏，使司徒川间接观察到被害者突然被惊动然后自己开门走出屋子的经过。等等。

化装侦察则是侦破者以化装的身份，去接近作案者，以就近观察作案者的种种行为与心理，发现罪犯作案的证据。例如《金手铐》中杜鹃带着郭逸去和许天发交酒肉朋友，一起把银元倒给化装成黑道人物的司徒川，以此博得许的信任，同时也麻痹了郭逸。《黑窝里的搏斗》中，杜鹃、小龚、小李化装为地质队员进入野马山槽以就近追踪罪犯，作微观观察，而司徒川则潜入野马山槽的最高山脊，作宏观观察，等等。这种种模拟试验与化装侦察的情节使汤保华侦破小说悬念迭起，趣味横生，故事的发展收到了一波九折的艺术效果。

3. 卓特的分析与推理。观察只能得到孤立的物象，只有经过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与推理过程，才能得出案件的真相。司徒川作为一个才气纵横的大侦探，表现出了卓特的令人折服的分析能力。这种分析与推理能力，是建立在虚心地体察物情、熟稔人的心理、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的。《五个哑证人》中，司徒川调动了自己当知青时的生活经验，对王少金临终留下的谜一样的话作了精采的破译，确定“家里”是“嘉陵”之误听，使案情的暴露推进了

一步。《无头案》中，司徒川在第一次见到王少华，听他说邱龙是早晨六点多才离开旅社时，便从尸检已经确定的死者被害时间（半夜左右）断定：“只要确定死者是邱龙，凶手就是王少华！”并把这一预言性待证实的结论写在掌心。尔后案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推理是料事如神的。

司徒川侦破活动中上述三个行动要素，是他朴素的、辩证的侦破风格的具体体现。在这三个几乎每案都可寻到的行动要素中，可以随案情的不同，腾挪变化地植入不同的内容。演绎出令人叹为观止的侦破小说的独特的情节生动性与丰富性。读着这样的侦破小说，我们好象驾一叶轻舟，时而波峰，进而浪谷，与起伏的情节之流共低昂，充分地领略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奇趣。

正是在对司徒川侦破风格的具体描写中，我们看到了汤保华侦破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即大侦探形象的精心塑造。

在汤保华侦探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中，司徒川这个正义、纯洁、智慧、幽默的大侦探的形象，已经基本上勾勒出来了。这位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中国大侦探，在身世经历，婚姻家庭、性格气质等方面，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他当过知青，在下乡插队时受过艰辛生活的锻炼，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岳父是物理学家，妻子程瑛是中生物教员、美丽、贤慧、纯洁，心底透明得象一块水晶。夫妻感情深笃，事业上相互支持，以至司徒川感叹地说：“我的道德感和智慧感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程瑛身上来的。”女儿小玲玲活泼可爱，也是他的破案阐述的小听众。不管司徒川多么疲累，有她们母女俩在身边一偎依，就能奇迹般地恢复精力。司徒川探案心细如发，歼恶迅如爆发，对

罪案中蕴含的社会问题有悲天悯人的理解和一个革命者的操切，可谓剑胆琴心，中蕴深厚的勇者、智者、仁者。他还有一种冷峻的幽默感。冷峻，来自对罪犯的憎恶和蔑视；幽默，来自智慧上的优势。总之，司徒川的形象，经过一次次出场，经过作家从不同侧面的点染勾勒，在我们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型范。但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性格描写。因为司徒川除侦探生活之外的其他生活侧面，并没有通过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通过细节的典型性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态立体地显现出来。司徒川是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智慧风貌的大侦探，活在他的一个个侦探故事中的。他的真正的艺术生命，他作为艺术形象的独特的典型意义的主要方面是在这里，即他破案如有神的智慧风貌。其他性格侧面，只是一种次要的平面的补充。

汤保华这样去处理司徒川的形象，是有意识的。这里涉及到侦破小说中大侦探形象的塑造之艺术规律的自觉认识。一般地说，侦破小说作为特殊的文学品种，其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创造那种能概括、含蕴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又具有高度个性的典型人物，而在于尽情地描写、赞叹人类在犯罪与惩罚的对抗性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能量与智谋。对侦破过程、步骤的曲折而令人信服的叙写，构成侦探小说的主干和灵魂，侦破小说的这一特殊的文学功能，决定了大侦探形象得以树立的基本内容是他破案过程中表现出的智慧风貌。读者喜爱大侦探，主要不是喜爱他有纯洁的道德感、峻烈的正义感和正确的人生态度，辨识善恶、是非的能力，（这一些对一个大侦探形象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已经先定地存在于这一形象刚出场时的“亮相”或“定格”之中了。）而是喜爱他的超群

伦，出人意料的智慧风貌。这样的大侦探形象的艺术真实性，主要地取决于他在一次破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观察力和推理力的合理性、可信性。其典型性，也主要地表现为他的智慧风貌在概括、综合侦破领域里人类积累的经验与智慧方面达到的深度、广度，表现为他的智慧风貌体现这种人类经验与智慧在不同的国别、民族和时代的特殊形态时达到的准确度等等。因此，对于塑造司徒川的形象而言，他作为一个离开职业活动的一般意义上的“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作为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人生的诸多方面的表现不妨是可以淡化、可以平面化的；但是，他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活动的高手的“人”，作为特定领域中表现出特别的智力的典型人物，则是必须浓墨重彩，绘声绘色，尽可以予以立体的刻画的。所以，汤保华作为侦破小说家的全部才力，都倾注在对司徒川破案过程中的奇智和趣味的表现上，不厌其繁复，不厌其琐细，文字不足有时甚至以画图补之。——这正是他对侦破小说的特殊艺术功能有独到会心的表现。

三

《蓝十字》、《红色庄园》不仅在篇幅上，而且在思想、艺术内涵上，都堪称目前国内侦探小说方面的力作。它们的问世，不但标志着汤保华的侦破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昭示了中国特色的侦破小说的某种新的发展动向。

《蓝十字》的总的故事框架，是对发生在黑石头度假村神羊洞里的汪秋云被谋杀一案的侦破。司徒川及其助手们层层